

# 宋代经学诠释

## 与思想演进

姜海军 著

京师史学书系

# 宋代经学诠释 与思想演进

姜海军
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代经学诠释与思想演进 / 姜海军著. -- 北京 :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8.3

(京师史学书系)

ISBN 978 - 7 - 5201 - 2409 - 6

I . ①宋… II . ①姜… III. ①经学 - 研究 - 中国 - 宋  
代 IV. ①Z126. 274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8749 号

京师史学书系

宋代经学诠释与思想演进

---

著 者 / 姜海军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张倩郢

责任编辑 / 张倩郢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· 人文分社(010)59367215

地址：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：100029

网址：[www.ssap.com.cn](http://www.ssap.com.cn)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：21.25 字 数：323 千字

版 次 /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201 - 2409 - 6

定 价 / 128.00 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序 言

宋代继汉代之后迎来了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期。宋代经学的兴盛，不仅表现为经学注解文献的数量庞大，还以其思想上的突破，实现了经学范式上的转换，亦即从汉学进入了宋学。随后，在数百年的时间里，经学解释基本上沿着宋学范式来进行，并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、文化与社会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宋学范式作为一种经学解释的范式，其实也是一种思想体系，这种经学体系的内涵不仅体现在对经书的认知与理解上，还反映在系列的解释方法之中，比如以史证经、理学解读儒经、探究性与天道、兼采众长等等，更为主要的是，宋儒借助经学注解的形式来重新认识并建构他们对宇宙人生、社会政治的思想体系，并进而形成了一套指导社会政治的新的“治道”。换言之，经学是宋代理学的基础，更是其思想表达的重要形式，所以无论是宋代的儒者，还是政治人物一般都会以引经据典、寓作于述的形式来表达或建构自己的政治理念，这一点无论是欧阳修、二程、朱熹、陆九渊，还是范仲淹、王安石等皆是如此。经学解释的现实取向性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毕竟，作为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儒士阶层，经学不仅是其政治理念表达的重要形式，更是其实现身份意识、追求不朽的重要方式。

关于宋代经学范式的转换，前贤时哲研究甚多，有关宋代经学及思想的研究者也甚多，只不过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盛行，以哲学史、观念史的视野来解读宋代经学成了基本模式。实际上，在宋代经学解释之中，探究“性与天道”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，却不是他们为学的最终追求与基本宗旨。毕竟，儒学从产生之日起，明道、传道与行道便成了儒

者身份的基本意识，由此经学解释的现实指向性颇为明显。所以，不管是在汉代、宋代，还是在清代，儒者始终将这三者视为为学、立身的根本任务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在探讨宋代经学及其思想的时候，多注重从历史的视野出发，以思想史的方法来进行研究，将经学研究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，希望能够实现对宋代经学传承、诠释与思想建构的情况予以客观而清晰的揭示。

具体而言，在宋代经学传承、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历程中，尽管宋儒一般都注重义理思想、事功治国，并关注心性理命之学的形上问题，但实际上无论是王安石、程颐、朱熹，还是陆九渊、魏了翁、王应麟等人都很重视章句注疏之学。也就是说，经学的语文学考察是理学、心学与事功之学建构的学术基础，也是其理论存在与流传的可靠保证，这也是其明道的重要方式之一。所以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，不能不关注宋儒对章句注疏之学的重视。不仅如此，随着雕版印刷术在宋代的大兴，使得宋儒比汉唐诸儒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经籍，由此促成了他们思想的勃兴与多元，并开始跳出门户、师法的局限，注重博采众长，推陈出新。也就是说，宋儒在明道的同时，注重传道，而传道本身依旧没有离开对师法、家法与传承谱系的重视，或许这也与当时佛教的法统有一定的关联。宋儒对于知识谱系的关注，在《宋元学案》所作的师承谱系中就有清晰的反映。在宋代，不同的学派一般都有不同的经学理念、解经方法及政治理念等，所以，我们在研究宋代经学及思想的时候，需要面对王学、蜀学、朔学、关学、洛学、湖湘学、闽学、婺学等各个经学流派的师承关系及内在的思想特质。换言之，对宋儒经学学术史的考察或曰对传道谱系的梳理，也是宋代经学及思想研究的重点所在。此外，探讨宋代经学及思想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其落脚点或旨趣的探究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宋代经学，即使是汉代经学、清代经学乃至近现代经学都同样面临这个重要问题。毕竟，作为传统儒家学者，明道、传道只是其人生意义的一部分，而行道才是关键。行道对于宋儒来说，并不仅仅像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安石那样参政议政，“得君行道”，还充分体现在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融入经学注解之中，从而影响他人或者以待来者。这些思想不只包括其对经学的意义、“性与天道”的理解、政治

的建议等等。由此也可以说，宋代的经学解释充满了对现实的关切，其解释充满了现实的针对性。

本书的全部章节分为上下两编，上编注重从宏观上来探讨经学宋学范式的发生、特质及相关学派、重要经学门类的传承与演变。下编是从具体角度对不同学派、不同代表学者、经学著述的认知、解释的方法及思想建构等问题进行分析。这些篇章都集中于对宋代经学中具有典型性问题、儒者、学派与著述的分析，以期实现对宋代经学及其思想有更加宏观而具体的了解。总之，我们希望从不同角度对宋学范式作以分析、解释，借此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宋学范式的形成，它不仅是形式上的义理化、思想化，还在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革，而且这些经学变革不仅对宋学范式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，还对理解宋代文学、史学的范式变革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。

就上编的各章要点而言，第一章“文化视野下的经学诠释及汉宋范式”侧重从经学本身的起源、孔子经学范式及其所奠定的汉宋两种范式角度出发，探究中国经学范式所具有的思想文化意义。第二章“新旧《五代史》异同与汉宋经学的范式转换”以两部正史的分析为基础，来说明北宋中前期史学叙事的不同实际上 是唐宋社会变革与思想转型、经学范式转化下的差异。第三章“从汉学到宋学：基于二程的宋学范式转化”则重点探讨宋学范式的一些基本特征、特质所在。第四章“宋代的古文运动、经学思想与文学观”则探讨了宋代文道观的演变与经学观念变迁之间内在关联性，我们认为宋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无疑是唐宋经学转型下的产物。第五章“新学、洛学派经学在高宗时代的交锋与消长”集中探讨了南宋高宗时期最有影响的两大经学流派——新学、洛学之间随着政治的变动而彼此消长的史实。第六章“宋代‘四书’学的发生、发展与演进历程”则探讨了宋代最重要经学组成部分——“四书”学的发展、传承、演进及其意义。第七章“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、诠释与演进”从宏观上对浙东学派中重要的一支——永嘉学派的产生、思想转型及其传承、演变做了探讨。第八章“宋代永嘉学派经学诠释的思想与方法”则从微观上对永嘉学派经学解释的思想与方法做了考察。

就下编的各章要点而言，第一章“刘牧图书易学易学的传承、诠释及影响探析”探讨了在宋代影响甚大的刘牧易学的渊源、解释特征、思想建构及其深远影响。第二章“道学政：程颐的易学诠释及其王道政治理念”分析了程颐易学与其内圣外王之道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，以此来考察宋代理学化易学所建构的德性政治观念。第三章“邵雍、程颐的易学诠释及思想之比较”探讨了象数与义理易学两派代表邵雍、程颐在易学认知、诠释与思想建构方面的异同。第四章“二程经学诠释学的特征与思想旨趣”集中分析了经学宋学范式的奠基人——二程在经学解释上的思想、方法与旨趣。第五章“胡安国对《春秋》的表彰、诠释与思想”分析了作为宋学《春秋》典范之作的《春秋传》的解经思想与特质。第六章“以史证《易》：李光易学诠释与思想”分析了易学史上“史事宗”的代表李光如何将历史史实融入易学解释之中及其“以史证易”的本质内涵。第七章“吕祖谦的经学传承、诠释与思想建构”则分析了宋代浙东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吕祖谦经学的思想渊源、解释方法及思想体系的建构。第八章“朱熹与程颐易学认知、诠释及思想异同”分析了对中国近世影响最大的程朱两家在易学认知、解释方法与思想建构方面的异同。第九章“杨简经学的学术渊源、诠释与心学思想”分析了陆九渊心学最重要的弟子杨简经学的思想渊源、解释方法与思想建构。

总之，对于宋代经学及思想的研究，我们基于古文献学、学术思想史，结合前贤时哲在观念史、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将经学传承、诠释方法、思想建构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、思想文化相结合，来探究宋代经学及思想的传承、发展与演变，进而分析经学在社会文化变迁中所彰显的价值与意义，最终实现对经学的本质和价值的深刻理解。总之，“轴心时代”的孔子将王官之学转化为了儒学，从而实现了六经诠释学史上的范式转换。随后，在汉代、宋代又相继产生了新的经学范式，其中宋学范式的意义不仅仅是经学的范式转换，更是一次中华文化、文明与印度文化、文明交流碰撞、融通后的文化转型，亦即宋型文化的诞生，进而影响了近世数百年。换言之，中国近世文化的核心是宋型文化，而宋型文化的核心是理学，而理学的基础是经学。我们希望从经学入手，旨在探究中国近世以来文化的真谛所在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| 上 编 |

#### 第一章 文化史视野下的经学诠释及汉宋范式 / 3

- 一 中华文化与六经的产生及其意义的奠定 / 3
- 二 孔子重塑六经意义及经学新时代的开启 / 7
- 三 汉、宋分别是不同文化类型的经学范式 / 10
- 结 语 / 14

#### 第二章 新旧《五代史》异同与汉宋经学的范式转换 / 16

- 一 新旧《五代史》作者、成书之间的异同 / 17
- 二 编纂体例上的因袭墨守与会通创新 / 19
- 三 史料文献的“繁猥失实”与“广博精审” / 22
- 四 叙事风格上的平淡无奇与《春秋》笔法 / 25
- 五 两史的思想差异与北宋中前期经学的转型 / 28
- 结 语 / 32

#### 第三章 从汉学到宋学：基于二程的宋学范式转换 / 34

- 一 由“五经”及“四书”：经典诠释重心的转移 / 34
- 二 “考据”与“性理”：经典诠释与理论建构的张力 / 39

- 三 从“礼”到“理”：儒家经典诠释内涵的转变 / 46  
结语 / 49

**第四章 宋代的古文运动、经学思想与文学观 / 51**

- 一 宋代文道关系认知与二程的文道观 / 51  
二 古文运动、经学复兴与“以道统文” / 56  
结语 / 60

**第五章 新学、洛学派经学在高宗时代的交锋与消长 / 63**

- 一 二程洛学学派的传承、传播及蓬勃发展 / 64  
二 两宋之际新学的衰微与洛学的重视及兴起 / 67  
三 赵鼎、张浚的执政与二程洛学的兴盛 / 76  
结语 / 79

**第六章 宋代“四书学”的产生、发展与演进历程 / 81**

- 一 北宋中期前“四书学”的发展 / 82  
二 二程与宋代“四书学”的奠基 / 88  
三 宋代“四书学”的发展与演进 / 94  
四 朱熹与宋代“四书学”地位的确立 / 99  
结语 / 103

**第七章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、诠释与演进 / 107**

- 一 庆、元诸先生与永嘉学的兴起 / 107  
二 乾、淳之际永嘉之学的经学转向 / 112  
三 陈傅良、叶适与永嘉学的确立 / 115  
结语 / 119

**第八章 宋代永嘉学派经学诠释的思想与方法 / 122**

- 一 以义理解经，强调经制事功之学 / 122  
二 推尊“六经”之学，尤重三“礼”学 / 126

三 经史兼重与“六经皆史”的提出 / 131

结语 / 134

## | 下 编 |

**第一章 刘牧图书易学的传承、诠释及影响探析 / 139**

一 刘牧暨宋初图书易学的渊源与传承问题 / 140

二 刘牧图书易学的特征及其对宇宙本体的探讨 / 146

三 刘牧图书易学对宋代及后世之深远影响 / 154

结语 / 161

**第二章 道学政：程颐的易学诠释及其王道政治理念 / 165**

一 社会结构演变及“格君心之非”的提出 / 165

二 新“内圣外王”之王道理念的思想内涵 / 171

三 程颐易学诠释下的“治道”观念及其影响 / 178

结语 / 183

**第三章 邵雍、程颐的易学诠释及思想之比较 / 186**

一 图数、义理：易学认识与诠释之同异 / 186

二 “数”与“理”：易学诠释与新儒学建构 / 194

三 邵雍、程颐在易学诠释旨趣上的异同 / 201

结语 / 206

**第四章 二程经学诠释学的特征与思想旨趣 / 209**

一 二程经典诠释学的历史情境 / 209

二 诠释循环：本义—本意—己意—本义 / 213

三 道德形上学重建的诠释向度 / 217

四 诠释的旨归：“内圣外王”之道 / 220

结语 / 223

第五章 胡安国对《春秋》的表彰、诠释与思想 / 225

- 一 表彰二程之学与《春秋传》撰写 / 226
- 二 凸显《春秋》大义，明“尊王攘夷”之旨 / 231
- 三 以理学解《春秋》，“因经明理”以致用 / 235
- 结语 / 241

第六章 以史证《易》：李光易学诠释与思想 / 244

- 一 李光与《读易详说》的编纂 / 244
- 二 以史证《易》：鉴往昭来 / 247
- 三 易学特点及其思想旨趣 / 251
- 结语 / 254

第七章 吕祖谦的经学传承、诠释与思想建构 / 257

- 一 经学传承强调“不名一家”，博采众长 / 258
- 二 注重用理学解读经典，兼及考据之学 / 263
- 三 推重“左传学”，以史证经、经史合一 / 267
- 四 兼收并蓄，折中朱、陆、浙三家之说 / 277
- 结语 / 281

第八章 朱熹与程颐易学认知、诠释及思想异同 / 285

- 一 明道与卜筮：关于《周易》性质的认识 / 287
- 二 经传关系：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上的分歧 / 296
- 三 体用之间：易学诠释与理学建构的异同 / 303
- 结语 / 308

第九章 杨简经学的学术渊源、诠释与心学思想 / 312

- 一 “性即心，心即道”：学本陆九渊，直承孔、孟 / 313
- 二 “不可只读纸上语”：以心解经，义理注疏兼备 / 318
- 三 “未尝舍心以立说”，儒家经典诠释与心学建构 / 322
- 结语 / 327

— 上 编 —



# 第一章 文化史视野下的经学 诠释及汉宋范式

经学作为儒学的表现形态，它奠基于商周，而形成于孔子。它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，更在文化变迁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它一方面深受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，另一方面也引导、塑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状态。也就是说，作为意识形态最基本展现的经学，它与社会文化之间始终是相辅相成、互相制约的关系。汉学、宋学、新学（近代以来）作为经学最基本的存在范式，正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，而发生着范式转换，这种转换本身实则是思想文化体系的转变。所以，这种范式存在及其转换既不是单一性的，也不是一维性的，而是多元的、互相转换的。以往学者着眼于孔子之后尤其是汉以后的经学，注重对汉宋两种经学范式特征的关注与总结，而略于对经学及其范式特征内在原因的分析，这不能不说是个不足，值得关注。

## 一 中华文化与六经的产生 及其意义的奠定

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学，儒学的核心是经学，“一部儒学发展史可以说是经学阐释史”<sup>①</sup>。作为经学的根本——六经，它不但是经学、儒学的基石，

<sup>①</sup> 严正：《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2001年版，绪论，第1页。

而且是中华文化的源头，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，诸如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音乐、宗教、政治、伦理、道德等，都发源于六经。六经的起源甚早，对此，清代经学大师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与概括：

六经起源甚古。自伏羲仰观俯察，作八卦以类物情。后圣有作，递有所增，合为六十四卦。而施政布令，备物利用，咸以物象为折衷。夏《易》名《连山》，商《易》名《归藏》，今皆失传，是为《易经》之始。上古之君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动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动为《春秋》，故唐、虞、夏、殷咸有《尚书》，而古代史书复有三坟、五典，是为《书经》、《春秋》之始。谣谚之兴，始于太古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虞、夏以降，咸有采诗之官。采于民间，陈于天子，以观民风，是为《诗经》之始。乐舞始于葛天，而伏羲、神农咸有乐名。至黄帝时，发明六律五音之用，而帝王易姓受命，咸作乐以示功成。故音乐之技，代有兴作，是为《乐经》之始。上古时，社会蒙昧，圣王既作，本习俗以定礼文，故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“三礼”，以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为“五礼”，降及夏、殷，咸有损益，是为《礼经》之始。由是言之，上古时代之学术，奚能越六经之范围哉！特上古之六经淆乱无序，未能荟萃成编，此古代之六经所由，殊于周代之六经也。<sup>①</sup>

刘师培认为“六经起源甚古”，其中《周易》乃是伏羲“仰观俯察”作八卦、后圣“递有所增”而成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乃是上古之君，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的结果，所记之言被编为《尚书》，所记之事被编为《春秋》。《诗经》兴起于上古歌谣，虞夏之后则由朝廷采诗编辑而成。《乐经》由上古葛天、伏羲、神农、黄帝等帝王所作。《礼经》是“本习俗以定”。刘师培对于六经起源的分析，超越了古人尤其是今文学经家认为六经乃孔子所作的观点，虽然充满了神话色彩，但这种认识符合六经演进的事实，毕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时代，并在传说时代创造了自己的原初文化。

<sup>①</sup> （清）刘师培：《经学教科书》，陈居渊注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1页。

刘师培将六经源起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建立起一种关联，是古人“神道设教”的重要体现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追究它的真实性如何<sup>①</sup>，只是将六经视为中华民族的先民在生产、生活中所创造的各种智慧的结晶。当然，根据有关夏、商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的甲骨、金文来看，商周时期已经盛行着对天神、自然、祖先的崇拜，其中殷商时期最流行“帝”，而周代更盛行“天”，由此表明当时在宗教信仰上，曾经发生过由“帝”向“天”的转变。而“帝”“天”等这些具有超越的存在，为六经中所记载的商周制度与价值提供了终极依据，并最终演变为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。

可以说，商周时期已经奠定了六经所蕴含的基本思想，而六经真正被编辑、整理、研习并被列为官学，则是在西周建国之后。据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记载：

春诵，夏弦，大师诏之。瞽宗，秋学《礼》，执礼者诏之。冬读《书》，典《书》者诏之。《礼》在瞽宗，《书》在上庠。

其中“春诵，夏弦”，分别是春诵《诗》，夏弦《乐》。秋学《礼》，而冬则读《书》。这段文献说明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不仅成为西周贵族子弟教育的重要内容，而且还被作为贵族子弟选优、进爵、受禄的重要依据，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：

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，顺先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以造士。春秋教以《礼》《乐》，冬夏教以《诗》《书》。王太子、王子、群后之大子，卿大夫、元士之嫡子，国之俊选，皆造焉。凡入学以齿。将出学，小胥、大胥、小乐正简不帅教者，以告于大乐正，大乐正以告于王。……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，以告于王，而升诸司马，曰“进士”。

<sup>①</sup> 可以参看顾颉刚古史辨派的“古史层累说”。另外，李镜池先生也说：“所谓伏羲，也并非实指其人，伏羲和上古的一些帝王如有巢、燧人、神农等，不过是学者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程序上拟想的人物，他们的名字只代表时代。所谓伏羲作八卦，只意味着八卦的来源很古远而已。”（李镜池：《周易探源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152页。）

其中的“四术”、“四教”，都是指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。它们在商周时期，不仅被作为贵族子弟教育的内容，还被作为选拔、奖惩人才的重要依据。

六经中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所以没有在西周时期被列为官学。郭伟川先生的解释比较符合情理，他认为：

西周初年，《易》仍为周天子藉龟卜以问天之工具，为王室所专秘，不欲普及。因此《易》不列学官而列于礼官，夏《连山》、商《归藏》以及周《易》，概属于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太卜》所统，故上庠未列《易》以授诸士，可以理解。至于周初无《春秋》，盖《春秋》者，史也。周初历时未久，当时尚未成史，则无以言《春秋》。但西周中后期乃至东周，周室史官藉竹简以纪年纪事，这便是“史”，实为周之《春秋》。古本《竹简纪年》中记述自黄帝至夏、商二代，在周而言，实即古史，亦即古之《春秋》。《纪年》自武王至幽王之部分，可视为西周之《春秋》。故笔者认为，《庄子·天运篇》中，孔子、老子称为“六经”之一的《春秋》，应指西周及前代古史而言。<sup>①</sup>

《周易》作为周天子与天神沟通、祭祀万灵的重要手段，道理精微，是王权的象征，故为王室所秘藏，自然不能列入官学，与贵族子弟所分享。至于《春秋》，主要是用来记言记事，重在保存史料，周初应当保存有夏、商历史文献，但没有周代自己的历史文献用来教育子弟，如郭所说“周初历时未久，当时尚未成史，则无以言《春秋》”，何况《春秋》属于官方历史档案，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观瞻。正如宋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引金华应氏所云：“乐正崇四术以训士，则先王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其设教固已久。《易》虽用于卜筮，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；《春秋》虽公其记载，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。”<sup>②</sup>至于《周易》与《春秋》什么时候被列为官

<sup>①</sup> 郭伟川：《先秦六经与中国主体文化》，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页。

<sup>②</sup> (宋)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七十四《经籍考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1502页。